



根据石钟山同名小说改编

幸福还有多远

张永琛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幸福 还有
多远

张永琛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张永琛 200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还有多远 / 张永琛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7. 2

ISBN 978-7-5313-3140-7

I. 幸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000783 号

幸福还有多远

责任编辑 寿天舒

责任校对 潘晓春

封面设计 颜禾

版式设计 颜禾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责任编辑 Email: shoutianshu@126.com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90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廊坊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65mm×235mm

字数 400 千字

印张 23.5

版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

定价 2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:陈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0316-5918808



作者近照

目 录

第 一 章	把缘分交给了香烟	1
第 二 章	意外相亲	21
第 三 章	你等着我	39
第 四 章	我等着你	57
第 五 章	新 婚	73
第 六 章	油锅吱吱啦啦	91
第 七 章	塌方了	109
第 八 章	红雨披	128
第 九 章	葡 萄	146
第 十 章	谈谈情说说爱	163
第十一章	葡萄快熟了	181
第十二章	撞 车	200
第十三章	一起看海去	219
第十四章	到底还是离了	238
第十五章	醉 酒	257
第十六章	再婚相爱	275
第十七章	女儿的啼哭	294
第十八章	祝你生日快乐	313
第十九章	路都是自己走的	334
第二十章	幸福并不遥远	353
后 记		372

第一章 把缘分交给了香烟

1978年的保定卷烟厂厂区内，花团锦簇，整洁干净，正门西侧不远处有一个假山，细流潺潺而下，水绕亭台。

卷烟厂车间内，繁忙的流水线有序运转，工人作业如常。

卷烟厂澡堂内，雾气蒙蒙。一群女工正在洗澡。

冒着热气的水从喷头中直冲而下，李萍大大的眼睛在水流中闪现出来。

李萍柔和的目光里，却透着自信……

李萍看着在另一个喷头下的靳英，一笑。

洗完澡的李萍和靳英在澡堂更衣室穿衣服。她们换下了工作服，换上了样式别致的连衣裙。两人的式样一样，只是颜色不一样。

靳英看着李萍，有些眼羡地道：李萍，你说这一样的连衣裙，怎么穿在你身上就不一样了？

李萍：怎么不一样了？

靳英：你看你，就像出水芙蓉，别说男人，女人看见了都会眼睛一亮！本来我也挺漂亮的，可跟你在一起，就成陪衬了。我要是找不到对象，那就该怪你，你可得赔我一个！

李萍笑：行啊，这好说，全厂都知道咱俩亲如姐妹，有我的就有你的，大不了把我的让给你！

靳英：这可是你说的！到时候你可别反悔！

她们二人边说笑，边走出澡堂。

远处，一个年轻的电工正在电线杆上维修。一阵姑娘的嬉笑声传来，他不经意俯视而下，便看到了刚从澡堂出来的李萍和靳英。两个年轻的姑娘甩荡着湿漉漉的头发走来。

那电工愣神了，盯视着漂亮的李萍，看直了眼。

他的手却下意识地搭线，心猿意马搭错了电线，只见一股蓝色的弧光爆起，那年轻的电工从电线杆上被击打了下来，倒栽进了电线杆下的煤堆里。

李萍和靳英吓了一跳。

李萍急忙上前察看，那电工栽进煤堆里，蜷曲着身子已不省人事了。

李萍慌忙道：他被电着了！快！你快到医务室喊大夫！

靳英转身跑去。

靳英来到卷烟厂医务室，急得连门都没有进，跑到近前敲窗户：大夫大夫！快！有人触电了！

内。一男一女两个大夫急忙起身。

女大夫边往外奔去边吃惊地说：这也没下雨，怎么就触电了？

当靳英带着两个大夫跑来时，吃惊地看见李萍正在给那电工做着人工呼吸。

那电工因为栽进了煤堆里，一脸的黑煤。李萍的脸上和嘴巴上也都沾着黑煤。

那个男大夫急忙接过来继续做着人工呼吸……

那电工年轻力壮，加之抢救及时，不多时就苏醒了。他躺在病床上，一只手被包扎着。

那女大夫正用湿毛巾在给他擦着脸上的煤渣。

女大夫：小杜啊，你都进厂三年多了，也该算是有经验的电工，这又没下雨，怎么会被电着！在电线杆上瞎想什么！是不是做梦娶媳妇哪？

那姓杜的电工的目光在寻找着，找到人群中的李萍了，杜电工的目光就不肯移开，痴痴的样子。

李萍躲避开他的目光，对女大夫说：王大夫，没事我们走了。

女大夫：李萍，谢谢你，哦，还有靳英。看来平常教你们一些急救措施，还挺管用的，关键时刻就能用得上。

李萍刚要走，却不料那杜电工颤巍巍撑起身来，道：别……走，李萍你先别走！

他的手向李萍伸去。

女大夫以为他要谢，道：老实躺着！现在不用谢！等你缓过来，好好请请李萍！

杜电工仿佛什么都没听见，痴痴地向李萍伸去手，嘴巴张了张，却没有声音。

李萍疑惑地：你……

杜电工在病床上够不着李萍，往前一抢，闪到地上，李萍急忙就劲扶住了他。杜电工半跪半歪在李萍的怀里，他有些不肯撒手地乞求道：我……我……李萍，我我我快被你迷死了，求求你嫁给我吧……

杜电工的直白表露，让众人先是惊愣，少顷便哄堂大笑。

李萍有些生气，觉得受到屈辱一般将他往病床边一推，转身就走了。

杜电工不知道自己哪里惹李萍生气了，看着李萍的背影，急切地说：我刚买了一块手表，海鸥牌！是要送给你的！收音机早就买了！缝纫机也早就买了……

靳英跟上李萍，逗她说：哈！又一个花痴！比去年那个更厉害！李萍，你看你，魅力有多大，挡都挡不住！

李萍眉头微蹙：“烦透了！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！”

这时，那杜电工猛然从病房里推开了窗户，探出头来继续喊道：……我家就我一个，独苗！你进门就能当家！我爸在电业局，我妈也在电业局！我还有个舅舅，在公安局！我们家生活条件，没比的！

病房内外的人，都在大笑，像在看戏。

李萍很着恼。李萍突然返身回来，走到了窗户前。那杜电工看李萍到了眼前，就有些胆怯似的动动嘴巴，不敢再喊了。

李萍：你喊啊！大声喊啊！

那杜电工看李萍那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带着谴责的目光，锋利地逼向他，似乎有些胆怯了。他动动嘴巴，之后才低声说：我爸我妈说了，你要是不愿意一起过，可以分家单过……

李萍：有你这么个儿子，我都替你爸你妈丢脸！

李萍愠怒地瞪视着那杜电工。

包装车间流水线上，一盒盒香烟在传送着。

装条，封条。然后，又装箱、封箱。

李萍穿着工装，开着电瓶车驶来，装着一箱箱香烟。

靳英过来，有些丧气地道：完了，今天又看不成《渡江侦察记》了。

李萍：怎么了？

靳英：你还不知道？于大路刚通知，今天还要加班！到晚上九点！

李萍：加就加吧，明天下班我陪你看。

靳英：那还得再等一天才能看到王心刚，你说这不存心折磨我

嘛！

李萍笑：瞧你被迷的！小心你也变成花痴！

靳英：还是你小心点吧……瞧，快瞧，谁来了！

李萍扭头一看，那杜电工提着两个饭盒走进了车间，四下寻找着李萍。

靳英：他自从那天被电晕了好像一直没醒，这连着几天，天天来八趟！

李萍扫视了一眼那杜电工，有些反感地开起了电瓶车驶去。

杜电工看见了她，急忙跑了过来，挡在了电瓶车的前面：李萍，嘿嘿……今天还要加班是吧？我给你送饭来了，四喜丸子！

车间内好多职工在看着他，他视而不见，眼里只有李萍。

李萍冷冷地说：前天昨天今天我都告诉过你，别再来纠缠我了！

杜电工：我没有纠缠你啊，我是来给你送四喜丸子的！哦，对了，还有手表！

杜电工眯着笑眼伸手掏着贴胸的衣兜，忽然，他的衣领被一只大手给揪住了，倒拖着向大门口拖去。杜电工边退步边挣扎着喊：谁谁谁啊？……谁啊？！

年轻的杜电工挣脱开，看去，眼前是五大三粗的于大路。

杜电工：于大路……于主任！你这是干什么？

于大路：别跑到包装车间来装疯卖傻！回你们动力车间去！

杜电工：我来给李萍送饭来了，你管得着吗？

于大路：看我能不能管得着你！

于大路揪住了他，向外推去……杜电工自然不肯服输……两人撕扯起来。

两人推推搡搡动作越来越大，于大路有些急了，一脚将那杜电工踹倒。杜电工踉跄着摔去，摔在了李萍的电瓶车上。他的脑袋当即磕破了，流出血来。

于大路还要打他，被靳英等人拉开了。

杜电工捂着脑袋：于大路……你等着！敢打我！你等着你！

杜电工有些狼狈地捂着脑袋逃出了包装车间。

众人大笑。

清晨，卷烟厂厂区大喇叭里，传出嘹亮的广播体操声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！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。第一节，伸展运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

李萍和靳英等人，在厂区的花坛边正跟着广播在做操。其他的职工，也都在附近三三两两地做操。

忽然，一辆警用挎斗车突突突地穿过做操的人群，驶去。

车上,有两名警察,还有于大路。于大路还被戴上了手铐。
锃亮的手铐,闪动出刺眼的光。

众人惊呆。

靳英:于大路……怎么被铐起来了?

李萍也有些吃惊地看着穿过人群驶去的警用摩托车。

杜电工过来了,很得意地说:我说过了,我舅舅在公安局,还是个科长,你们都不信!这下信了吧?信了吧信了吧?就于大路那三代工人阶级样,还敢打我,还打出了血,这下有他好受的!少说,劳教一年!

李萍不无怨恨地瞪着他,道:是你害的他!你还挺得意的?

杜电工:他是自作自受!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,谁要敢碰我,有他好受的!

李萍:那你就记着——以后你要再敢纠缠我,我也要报警!就找你舅舅报警!把你也铐去劳教一年!

杜电工一愣:哎哎哎……李萍!我、我……这也是想让你看看,我是有本事的人!比他们都强!是有本事的!嫁给我,没人敢欺负你……

李萍鄙视而又愤怒地道:别以为你这样就能让我高看你,这下我更瞧不起你了!以后你离我远点,越远越好!再靠近我,别怪我喊抓流氓!

杜电工尴尬而又焦急、无奈,面对李萍,不知所措了。

李萍愤然走去。

回到车间的李萍心事重重的,有一下,没一下地擦着电瓶车。靳英凑过来说:这于大路也够倒霉的,就那么一脚,把自己给踹进去了。

李萍将抹布一摔,道:他受冤枉了!我这就去找厂长,厂里应该出面保他去!

李萍匆匆向车间外走去。靳英愣了愣,追上,道:我陪你!

李萍站住,对她道:这种事别跟着我,省得把你也给卷进去了,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!

靳英站住了。李萍转身匆匆走去……

厂长办公室内,宋厂长正在发火,面前站着厂办刘主任。刘主任戴着眼镜,谨小慎微的样子。

宋厂长:不像话!我都恨不得一天能有四十八个小时,还都完不成生产任务,他们却把我的包装车间主任给铐走了!耽误了生产,谁负责?

厂办刘主任:这事吧……不怪于大路,怪那小杜,杜电工,老去

缠着李萍……

宋厂长：那个李萍是天仙吗？能把他迷到从电线杆上打下来！你去，去公安局找找关系，把于大路给保出来。

厂办刘主任：我去！我这就去！关系倒有，能找到蓝局长。我刚才也给蓝局长打过电话了，可蓝局长说……

宋厂长：蓝局长说什么了？他要是想要烟，我这就给你批条子！

厂办刘主任：他倒没有要烟，可他说总得找个理由啊。

宋厂长：什么意思？

厂办刘主任：要想让他说话，放了于大路，总得给他个可以说话的理由啊。厂长你先别着急，我想过了，这事是因为李萍引起的，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！让李萍跟我一起去公安局……

宋厂长疑惑地看着他：让李萍去干什么？

厂办刘主任有些诡秘地一笑，凑近了宋厂长……

李萍是楼梯上遇见正欲找她的刘主任的。两个人都行色匆匆，差点撞上了。

刘主任：李萍，正好正好！我正要去车间找你去。不不不，不是我找你，是厂长找你！快快快……

李萍：我也正要找厂长去！

刘主任带着李萍回到厂长办公室。刘主任道：厂长，李萍来了，哦，是她主动来的！

李萍站在厂长面前。

宋厂长上下打量着她，皱着眉头嘟哝：还真是个天……咳咳，李萍，于大路的事你都知道了吧？

李萍：知道。我就是为这事来的！那个小杜太过分，他不该去报案。于大路受冤枉了，厂里得想办法去把他给保出来！

宋厂长：咱们想到一块了！缺了于大路，生产任务肯定要受影响，厂里当然要保他！你现在就和刘主任带着厂里的介绍信去公安局，把于大路给保出来。

李萍顿感责任重大。李萍说：让我去？可我不认识公安局的人，怎么保啊？

宋厂长：不用你认识。你去，就说你是于大路的未婚妻，那姓杜的电工调戏你，于大路一看急了，失手端了一脚，情有可原。这情有可原嘛！

李萍急忙说：可小杜没有调……调戏我，他就是去给我送饭，送四喜丸子……

刘主任：他凭啥给你送四喜丸子？你又不是他的未婚妻！他送四喜丸子就是调戏！

李萍：可我也不是……不是于大路的未婚妻啊。

宋厂长：你到公安局就说是！就说你是于大路的未婚妻！这么说了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，才能把于大路给保出来，要不然，把他送去劳教个一年半载的，你心里好受啊？事可都是你给惹出来的！

李萍：我没有惹事，这怎么能够怪我？

宋厂长：行了行了！怪不怪你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！……我想起来了，你爸爸叫李金才，原先在锅炉房，对吧？当初你顶替你爸进厂，还不够条件，还是厂里照顾你的。现在厂里要你去说一句话，难道就不成吗？！

李萍看着焦急的宋厂长，低下了头。她长这么大，不怕苦，不怕疼，从小到大最怕的事就是撒谎，尤其“未婚妻”这个弥天大谎，让她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尽管她把“口供”反复背诵了好几遍，但是到公安局接受笔录时还是结巴了。

……我跟于大路早就对上象了，我是他的……未婚妻。他这人挺好，平常吧，他脾气就急，那天……

女警察将一杯水推到了李萍的面前：别紧张，慢慢说。

李萍喝了一口水，道：在车间里，大家经常开玩笑，可有时候玩笑开过头了，就免不了动动手。可谁也不会去报警，惊动你们警察。那天我们加班，小杜去车间给我送饭，送的是四喜丸子，于大路看见了，当然就别扭，不高兴。他和小杜就动起手来了。情有可原，你们说是不是情有可原？哪个男的愿意看见自己的未婚妻被别人惦记着……

此时，在公安局局长办公室，刘主任正将两条“白条烟”，放在了蓝局长面前：蓝局长，这烟别看是‘白条’，但从选料到加工，那都是一流的，是专门为市级以上领导特供的。你尝尝。

蓝局长：你们烟厂的人，不用抽烟吧？

刘主任：都抽啊，男的差不多都抽烟。

蓝局长：哈，你们还用抽烟？整天闻那烟味不就过足了瘾？

刘主任讨好地：蓝局长，您这话说得有意思！有意思！烟厂烟味足，就连空气都是甜丝丝的！厂区里面吧，好多蜻蜓，都扎堆了！撞头！开始还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后来才知道，敢情这蜻蜓也能染上烟瘾！

蓝局长笑：这可没听说过，蜻蜓也能染上烟瘾吗？

女警察将记录递给了李萍：你看看笔录，要是情况属实，就按个手印。

李萍一愣：还用按手印啊？

女警察：当然，这得留档。

李萍慢慢伸出右手的食指，蘸着印泥，有些迟疑地往记录上按

去。

一个鲜红的手印留下来了,很耀眼。

李萍看着那个手印,浑身一颤。

当刘主任和李萍走出公安局时,刘主任表现得非常热切:李萍啊,多亏了你来做这么个笔录,这下蓝局长就好说话了。蓝局长答应,马上办理手续,下午就能放了于大路!

李萍有点恍惚,没去听刘主任说什么,只顾看着右手的食指上残留的鲜红的印泥。一到厂里,她使用肥皂一遍遍地搓着手指上沾的印泥,她不想让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留下任何记忆……

当于大路回来的时候,车间沸腾了,他被车间岳调度等几个人前簇后拥。于大路对众人一本正经地说:大家可要吸取我的教训,千万要遵纪守法,这蹲班房的滋味可不好受!

岳调度:他们也就吓唬吓唬你,哪敢真让你蹲啊?

于大路:吓唬?好家伙,警察一翻治安条例,还真让我害怕了!猜猜怎么着?就这一脚,劳教个一年半载的,没话说!

岳调度:那还这么快就放你回来?谁去找的人,这关系可够铁的了!

于大路:这关系啊……是铁!没说的!

于大路到了李萍的跟前。这个粗犷的汉子,眼睛里燃起了热烈的激情之火。

李萍很平静地说:于主任回来了。

于大路:嘿嘿……回来了回来了!真没想到,你会到公安局去承认是我的未婚妻,这个好!嘿嘿,我做梦都没有想到!

李萍:于主任,你可别认真了,我去厂里找厂长,是厂长非让我这么说的……

于大路拦住她的话,道:李萍,别不好意思!你都认了,我能不认吗?再说了,你这一认,我就是因祸得福!

李萍看看围观的众人,不好再解释了,刚要躲开,于大路却猛然上前,把李萍给背了起来,绕着车间流水线奔跑起来。

车间的职工一片惊愣。

靳英知道,依李萍那么倔强的性格是受不了这个的,她想做什么却也做不了,只能呆呆地看着她在于大路的背上挣扎着。她绝望地捶于大路的背,奋力地扭动着双腿,喊他放下,但是这点力气对于大路不能形成丝毫威胁。终于,于大路停下脚,却没有放下李萍,而是又兴奋不已地背着李萍原地转了几个圈,这才放下了她。

李萍这时已感觉头脑一片空白,脚一沾地,头就有些晕,腿有些

软,摇晃了一下,有些踉跄。于大路就劲将她给扶住了,对着全车间的职工,眉飞色舞地说:喜事新办,我和李萍这就算订婚了,“十一”就请大伙儿吃喜糖!

职工们稍愣了一下,就有人鼓掌。掌声跟着就越来越响。

李萍很尴尬。李萍很愤怒。李萍浑身都在哆嗦。

岳调度就劲鼓噪:于主任,敢不敢背李萍到车间外跑一圈?让全厂的人看看?

于大路:有什么不敢的?!我还就想让全厂的人看看!

于大路很兴奋。于大路雄赳赳气昂昂。于大路理直气壮地拉过李萍就要再背。于大路把李萍对婚姻的许多梦想和期盼在那一瞬间击碎了!李萍要保卫自己的梦想!

李萍挥起手来对准于大路就抽过去一个耳光,很响亮!这一个耳光,把于大路给打蒙了,把全车间的职工给打蒙了,也把李萍自己给打蒙了!

一车间的人都僵在那里。

这一天,李萍都过得浑浑噩噩的。终于挨到下班时分,她径自取来二八的自行车,飞快蹬去。夕阳下,转动的自行车辐条,反射出绚丽的霞光。

靳英喊着她追了上来,道:李萍!李萍……你怎么连于大路都敢打啊?还是当着全车间人的面!

李萍:他太过分了!

靳英:我知道你心气高,看不上于大路。可他是车间主任,又是厂里的红人,这下,你就是想逃也逃不掉了!他那个犟脾气,非死缠着你不可!

李萍停下自行车,看着靳英:我好心去公安局保的他,难道就因为这个我就应该嫁给他于大路?

靳英说:应不应该放一边!现在你去问问,全厂的人都知道你是于大路的未婚妻,你被贴上标签了。

李萍:贴上标签了?

靳英:我这是打个比方!就像一包香烟,贴上标签就等于封死口了!这下你怎么办啊?

李萍慢慢仰头,望着卷烟厂锅炉房那高高的烟囱。

那高高的烟囱里,冒出浓浓的黑烟。

李萍气闷似的说:打进烟厂那天起,我就觉得气喘不顺,老是咳嗽,吃了好多药也不管用。也没法不咳嗽,你瞧瞧这根烟囱,又粗又高又大,还整天冒着黑烟,真受不了!

靳英没听明白:你在说什么啊?

李萍：我说那根烟囱！我怎么可能嫁给他于大路？嫁了一辈子都得咳嗽喘不过气来！靳英，我在公安局做笔录时按了个手印，那印泥比咱车间办公室的那盒印泥好用多了，鲜红鲜红的！可按下那个手印，我就感觉不好，当时就觉得把我自己给抵押进去了。

李萍和靳英推车走到了卷烟厂大门口，随着下班的人群，走出了厂区。

两人来到必经的天桥上，停住了。这是一处临近车站的铁路过街天桥。桥下横卧着十几条铁路线。正有一列火车从桥下通过，呼隆隆地震得天桥跟着直颤悠。

一盏盏伫立在铁轨旁的指示灯在闪烁着，红色黄色绿色，不停地变换着。

李萍看着变换的指示灯，道：我要想办法离开卷烟厂，离开于大路！

靳英吓了一跳，说：你要离开卷烟厂？现在多少人想进厂还进不来呢。

李萍：那也要离开！不单单是因为今天的事，其实我早就想离开了！

靳英：为什么呀？我觉得卷烟厂挺好的。

李萍：是挺好，对别人来说都挺好，可我在厂里就是感觉不到幸福！

靳英：幸福？李萍……你老说幸福幸福的，你要的幸福是什么呀？

李萍望着远去的列车，慢慢道：我现在还说不清楚，但我知道有，就在前面等着我！我自己得去寻找。自己要不主动去找，没人会把幸福送给你！

靳英：那你离开烟厂要去哪儿？有门路吗？

李萍：没有，没门也没路，但自己闯呗。年轻时候不闯一闯，那等老了后悔都来不及了！

黄昏时分，李萍骑着自行车到了自家楼下。刚停下锁好车，李母从楼内出来，提着只篮子。李萍：妈，要买菜去？您歇着，我去吧。

李母神情有些紧张地：小萍……你哥回来了。

李萍下意识地抬头向楼上望去，高兴地说：我哥回来了？那还是您受累去买吧，我看看我哥，快两年没见了。

李萍说着就要往楼里进，却被李母一把给拉住了。

李母很为难地说：你哥他带着你嫂子还有小河回来的，你爸正生气呢。你上楼劝劝你爸啊。

李萍一笑，道：妈，我爸看到大孙子了，还生气啊？说完一步两个

台阶，很兴奋地往楼上奔去……

李家是两居室的住宅楼，一个不大的客厅，家具简单。

李萍开门进家，先是看到一个穿戴有些土气的女人正拿着拖把在擦地。那女人看见李萍进来，紧张而又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李萍。

李萍：是大嫂吧？哎呀，你怎么刚到就擦地，快休息，我来我来。

可桂花却一副怯怯的样子，握紧拖把不肯撒手：我来，我能擦干净……

李萍：哎呀嫂子，不是怕你擦不干净，是怕你受累，哪能让你刚进婆家的门就擦地……

听见李萍的声音，李萍的大哥李元从卫生间出来，道：小萍回来了。

李萍高兴地说：哥！你怎么能让大嫂进门就干活啊？

李元：没事，你大嫂又不是外人，再说，她闲着会比干点活更难受。

李萍：我大侄子呢？

李元：我正给他洗澡呢。

李萍：我看看，想死我了，还只看见他的照片呢……

卫生间里，李萍，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，他胖乎乎的小脸，胖乎乎的手脚甚是可爱。他光着身子站在一只大塑料盆里，湿湿的头发软软地伏在脑袋上。他还认生，睁大眼睛紧张地看着走进来的李萍。李萍一下子就喜欢上了，道：我来给洗，我给大侄子洗澡。

孩子紧张地蹲下身去。李元道：还是我给他洗吧，小河认生。小河，叫二姑。

小河蹲在大塑料盆里，玩水，头也不抬。

李萍：嘿，跟二姑还认生啊！……哥，爸呢？

李元向另外一间屋子示意了一下，道：正生气呢，骂我没出息。

李萍一笑：别怕，哥，我有办法劝爸高兴！

李萍推门走进了卧室屋，李金才正坐在椅子上捧着一只搪瓷大茶缸，脸色阴沉着，直喘着粗气。

李萍过去，哄劝道：爸，你这么扔脸色，就不怕吓着我嫂子和小河啊？

李金才哼了哼，道：我能吓着谁？倒是你哥把我给吓着了！

李金才一说话就粗门儿大嗓，李萍急忙阻拦道：爸爸爸爸，小点声！我嫂子头一回来，你别这么粗门儿大嗓的……

李元进来了，给李金才的搪瓷大茶缸里添上水，道：爸，有什么不高兴的，您就跟我直说。

李金才：我是替你担心！你怎么能不经组织就偷跑回城？还带着媳妇孩子！这连个户口都落不下，以后你怎么办？媳妇孩子又怎么

办？这些你想过没有？

李元却笑了：爸，这些我还真的都想过了！我连考了两年大学都没有考上，直后悔下乡前没有好好学。你孙子今年三岁了，他该上幼儿园，从小就有个好环境，长大了才能有出息！至于以后，爸，你放心，我虽然没有工作，也能养活她娘俩儿！

李金才说：可连个工作都没有，你怎么养活？

李元笑了说：我去搞城乡贸易去。

李金才说：你搞啥？

李元说：用鸡蛋换大米、换粮票，倒买倒卖！

李金才气愤不已，说：我就知道你不愧着走正道，那是投机倒把！

李元说：爸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开了一年多了，邓小平讲话您没学啊？现在没有投机倒把了！“钱广的年代”一去不复返了！我要当个自食其力的小商小贩，国家政策不仅允许，还提倡呢！邓小平说了，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！爸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别人的话你可以不相信，邓小平的话你不能不信吧？

李金才吐出一口气来，道：可当个小商小贩，那是个正经的工作吗？

李元：爸，我这也是骑驴找马！您放心，我不会一辈子就当小商小贩，没准有一天我就能成为大陆的李嘉诚！李嘉诚就是从小商小贩起家的，他可是香港的大老板啊！

李金才刚要再说什么，忽然，桂花带着小河进来。李金才的目光就被孙子小河吸引了，那脸色就有些缓和了。李萍见状，就将小河抱起来，道：小河，来，摸摸爷爷的胡子……对对，把爷爷的下巴托住啊，要不啊，爷爷的脸就快掉下来啦……

孙子小河摸着爷爷的下巴。

李金才躲闪了两下，没有躲避开。

李萍逗弄着小河：叫爷爷，小河，叫爷爷……

小河仰着小脸，看着李金才，甜甜地喊：爷爷……

李金才吃不住劲了，扑哧一声乐了，高兴地将小河抱起来，亲着小河，亲得小河直叫唤。这时候，李母也正好卖菜回来，看着这一幕，松了一口气。

李金才亲完，又装着生气的样子，对李元道：哼，要不是看我大孙子的面，我就把你给赶回乡下去！

晚饭后，李萍回到自己的卧室，为嫂子桂花和侄子小河收拾床铺。她觉得二哥为了自己，吃了好几年的苦，这一次带着妻儿回家，不管怎么样也得让他们娘俩住得舒服些，自己将就一下就行。过道里有一个行军床，虽然简陋单薄，长久没有人睡了，一压就“吱嘎吱